

# 新出故宫本《西番译语》的若干特点初探

施向东

**提 要** 最近发现故宫保存的的一种《西番译语》，与目前所知的各种本子均不同，不仅收词数量巨大，而且装帧、页面、体例、译音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别。对于《华夷译语》、《西番译语》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新材料。此书注音有多处非常显著的特点。译音的一个音节有时不止用一个汉字表示，如用下附小字来对藏文音节的后加字，用上加小字表示复辅音等等；此本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整理出对音表，据以总结出音系的概貌，以窥探当时参与对比的汉藏方言的情况；译音还透露出藏语本身的历史音变，可据以推测藏语语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文章还对此本《西番译语》的性质作了若干推测。

**关键词：**新出故宫本 西番译语 注音特点 性质推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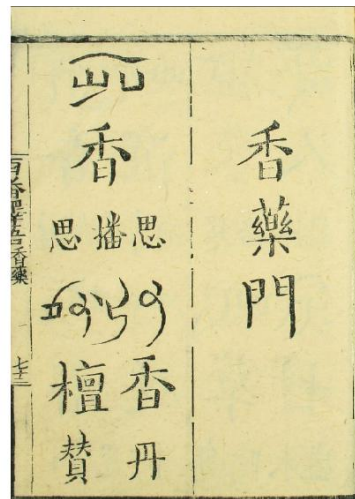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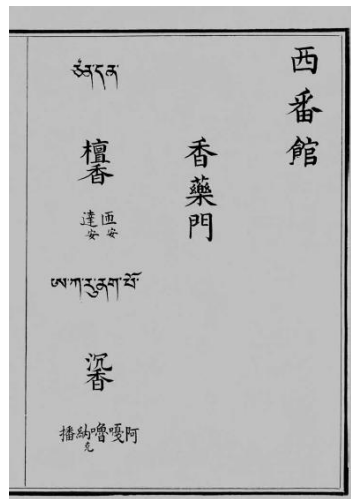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最近将其珍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资料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一种新版本的《西番译语》，与目前所知的各种本子均不同，不仅收词数量巨大，而且装帧、页面、体例、译音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别。对于《华夷译语》、《西番译语》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新材料。本文试对其中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 一、版本情况

明清时代官方编纂的《华夷译语》中与藏语有关的材料有许多种，目前散存于国内外许多地方。冯蒸（1981）在《“华夷译语”调查记》中做过详细的介绍。聂鸿音、孙伯君（2010）在《〈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中校录了10种（包括明代的一种即“乙种本”《西番译语》和清代的九种即“丁种本”《川番译语》）材料，而并不包括本文所说的这种材料。日本多位学者研究过《西番译语》，但是都未提到此种版本。

### 1. 版式

故宫博物院新出的此种《西番译语》共1函5册，包括20门。每一册封面题签为“西番译语”，每一门首页右端均题有“西番馆”三字。每页分左右两列，上下两栏，收四个词条，但是并无框线分隔。每个词条分上中下三行，上行为藏文（依藏文习惯自左向右书写，均为标准的有头字，而各种已经发现的《西番译语》藏文均为无头字，九种《川番译语》中除《多续译语》外亦均为无头字），中行为对应的汉字词条（如非单音词则依汉文习惯自上向下书写，而它本则自左向右书写），下行为该藏语词的汉字音译（依汉文习惯逐个音节自右向左书写，而它本则自左向右书写）。下图左边是此书中的一页，右边则是作为对照的乙种本《西番译语》的一页：



冯蒸在《“华夷译语”调查记》中提到“丁种本”中有“西番馆译语”一种，计 20 门，收词 2103，都与此书相合，并附有一页书影，恰与上边左图相同。就是说冯蒸曾目睹过此种版本的《西番译语》，但是未作详细介绍。至今亦未见各家有对此本《西番译语》的研究报告，因此我们不揣冒昧，尝试对其中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初步意见。

## 2. 门类

此书共 20 门，与乙种本《西番译语》及九种《川番译语》相同，但是名称略有小异。此书“采色门”，乙种本作“声色门”；“宫殿门”，乙种本作“宫室门”，其余皆同。按，此书“采色门”所收 45 词条，乙种本“声色门”所收 14 词条，皆与颜色有关，无一条与声音有关。门类名称“声色门”不如“采色门”符合实际。此书“宫殿门”所收 89 词条，乙种本“宫室门”所收 20 词条，涉及各类建筑、建筑部件、道路及建筑材料等，并不限于“宫殿”，因此门类名称“宫殿门”不如“宫室门”合适。此书 20 门的序次与《乙种本》亦有参差。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

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新出本	天文门	地理门	时令门	采色门	身体门	人物门	器用门	宫殿门	饮食门	衣服门	方隅门	珍宝门	经部门	文史门	花鸟门	数目门	通用门	香药门	花木门	人事门
乙种本	天文门	地理门	时令门	人物门	身体门	宫室门	器用门	饮食门	衣服门	声色门	经部门	文史门	方隅门	花木门	花鸟门	珍宝门	香药门	数目门	人事门	通用门

最早的甲种本《华夷译语》是明洪武十五年火源洁和马沙亦黑编撰的蒙汉对照词汇集，共有 840 词条，辑为 17 门。乙种本《西番译语》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经部、文史、香药”三门，达到了 20 门，成为后来各种《译语》的楷模。而新出本《西番译语》的 20 门类，又成为了后来西洋馆五种译语的范本（详见下文）。

## 3. 收词及排序

乙种本《西番译语》与九种《川番译语》20 门收词皆为 740 条，而故宫本《西番译语》收词 2103 条，几近乙种本 3 倍。各门收词的具体数目如下：

表 2

门类	天文门	地理门	时令门	采色门	身体门	人物门	器用门	宫殿门	饮食门	衣服门	
新出本	153	133	90	45	97	192	121	89	82	97	
乙种本	44	52	36	14	36	60	56	20	22	24	
门类	方隅门	珍宝门	经部门	文史门	鸟兽门	数目门	通用门	香药门	花木门	人事门	共计
新出本	24	41	45	62	130	59	186	33	111	313	2103
乙种本	14	18	20	14	50	22	78	32	18	110	740

在《华夷译语》所有语种的各种版本中，按照收词规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词一千以下，乙种本《西番译语》可为其代表。另一类收词二千以上，新出本《西番译语》可为其代表，此种版本的《西番译语》收录词条是全部《华夷译语》各语种各版本中最多的。

新出本《西番译语》每一门下词条排列的规则是，汉语词条单音节的在前，双音节词条在后。多音节的词条很少，不再单独排序，就混在双音节词条中。乙种本《西番译语》无此排序规则。

## 二、注音研究

新出故宫本《西番译语》的注音，与之前发现的各种《西番译语》、《川番译语》除了版本格式上的差别外，还有多处非常显著的不同，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研究。

### 1. 新出本注音有一个规范的格式。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译音用字书写上有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大字都是开音节字，不带任何韵尾，用来音译藏文的字基和它所带的元音符号，小字则用来音译藏文中不带元音的字符。如上图所示，“檀香”一词，藏文ཅན་དན་ tsan-dan，音译为“匝安达安”，大字“匝、达”音译藏文字基ཅ་tsa、ད་da，小字“安”对应藏文后加字ན་，表示尾音-n；“沉香”一词，藏文ལ་ཀ་རུ་ནག་པོ་ a-ka-ru-nag-po，音译为“阿嘎鲁纳克播”，大字“阿、嘎、鲁、纳、播”音译藏文字基及其所带元音ལ་ཀ་རུ་ནག་པོ་，小字“克”对应藏文后加字ཀ་，表示尾音-g[-k]。显然，这些小字只是表示某个辅音，而不是按照其汉字的整个音节读的。对藏语发音中还保留的复辅音，译音还采取上加小字的方法来对音，比如“云”སྤྱི་sprin，音译为“毕哩安”，“礁”ཅུ་བྱ་chu-brag，音译为“储补喇克”，等等。这里上加的小字“毕、补”也仅表示辅音 p、b，而不是按照其汉字的整个音节读的。这种对音方式，很明显是受到了藏文拼音方式的启示而加以改进而来的。藏文的一个音节，除了基字以外，其上加字、下加字，以及前加字、后加字，都是只代表辅音字母而不带元音的。这也告诉我们，在这个版本《西番译语》的编纂者看来，第一，汉字有限的辅音韵尾不足以为藏文丰富的后加字对音，因此选择有限的固定的汉字以小字的方式来表示韵尾辅音，是准确地为藏语词译音的较好方式；第二，汉语音节没有复辅音声母，无法为还保留在藏语中的复辅音声母对音，因此用上加小字的方法才能较为准确地把复辅音声母表达出来。对比乙种本《西番译语》和九种《川番译语》，因为译音用字没有大字小字的分别，读者不能区别哪个字只代表辅音而哪个字要读全音节，因此会影响发音的正确性，如乙种本《西番译语》“云”sprin，音译为“思卜吝”，“卜”只代表辅音[p]，“木星”phur-bu，音译为“朴儿卜”，“卜”却代表了音节[bu]。此本“木星”音译为“普呼补”，大字“补”对译音节 bu，准确而显豁。两者相比，优劣自见。

其次我们注意到译音用字的规范性。早期的《译语》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努力，比如乙种本《西番译语》用“儿”翻译上加字和后加字 r，用“耳”翻译后加字 l，区别比较严格。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比较随意，比如 bre（斗）译作“卜列”、levu（品）译作“列吾”，“列”字兼对 re、le；bris（写）译作“卜梨思”，cu-li（李）译作“竹梨”，“梨”字兼对 ri、li；rlung（风）译作“弄”，lung（旨）译作“龙”，同是[lun]音节而译作不同的汉字。

此本则尽可能地做到了藏文音节和译音大字的固定对应，藏文辅音和译音小字的固定对应。也就是说，译音已经趋向于“字母化”。例如 pa/pi/pu/pe/po 译作“巴/毕/补/伯/播”，pha/phi/phu/phe/pho 译作“琶/丕/普/珀/颇”，ma/mi/mu/me/mo 译作“马/密/穆/墨/莫”等等（详细的对音表请见下文）。对藏文音节中不带元音的字母，如后加字ཀ་g ཅ་d ཅ་b ཅ་ཉ་ཅ་n ཅ་m ཅ་r ཅ་l，此本固定以小字“克、特、补、昂、安、穆、呼、勒”来对音，等等。这种固定对音字的做法对非母语人掌握藏文藏语是极其有利的，对实现编纂《西番译语》的宗旨无疑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努力。

## 2. 新出本《西番译语》的译音透露出藏语本身历史音变的许多信息。

乙种本《西番译语》所表现的明代初年藏语还保留很多复辅音，藏文的前加字、上加字有的还继续发音、有的对字基辅音的发音产生影响，藏文的后加字、再后加字仍然发音的情况还不少（请参见施向东 2016）。而三百多年后编写的此本中藏文前加字、上加字、再后加字已经不发音了。如：

表 3

藏语词	汉义	乙种本读音	新出本读音	说明
གཤིར་ gser	金	黑谢儿	塞呼	前加字 g-已不发音
དམག་ dmag	军	黑骂	马克	前加字 d-已不发音

བདག་པོ་ bdag-po	主	卜达播	达克播	前加字 b-已不发音
མཐའ་ mthav	边	木塔	塔	前加字 m-已不发音
བཅུག་ vthug	厚	恩兔	图克	前加字 v-已不发音
རྒྱ་པོ་ rgan-po	老	儿干播	噶安播	上加字 r-已不发音
ལྷག་ལ་ lcags	铁	失乍克思	济雅克	上加字 l-已不发音 <sup>①</sup>
སྐར་མ་ skar-ma	星	思噶儿麻	嘎呀马	上加字 s-已不发音
གྲི་ལུང་ gri-shubs	刀鞘	梨数卜思	知舒补	再后加字-s 已不发音

乙种本《西番译语》所表现的明代初年藏文下加字有的仍然发音，有的对字基辅音的发音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其表现参差不齐，似乎处在变动的过程中。而此本对下加字的译音则非常规范划一，下加字-w-已经基本上不发音；-y-无例外地使字基辅音腭化；-l-则使字基辅音失声，自己成为音节的声母；下加字-r-的情况复杂一些，在 k 组、t 组辅音后，它使塞音塞擦化（卷舌化），而在 p 组辅音后，卷舌化刚刚开始，多数音节中-r-俨然成为音节的主要辅音，译音都用大字表示，字基辅音退而用小字表示，在擦音 s-后边，-r-也仍然发音，显然是音节的主要辅音。例见下表：

表 4

下加字	藏语词	汉义	乙种本读音	新出本读音	说明
-w-	ཞྭ་ zhwa ཚྭ་ tshwa	帽 盐	刷 咱	沙 擦	乙种本中下加字-w-有的还发音。新出本中基本上已经都不发音了。
-y-	མྱོད་ khyod བྱེད་ byaj བྱེ་མ་ bye-ma སྤྲེག་ལུ་ spyag-gu སྐར་སྤྲེག་ snam-sbyar	你 北 沙 狼 袈裟	却 祥 斜麻 思变谷 思难思别儿	期岳特 济雅昂 基叶马 济雅昂 顾 纳穆济雅呀	下加字-y-使字基辅音腭化，但是乙种本中还有少数未腭化的。新出本中无例外地都腭化了。译音用字也固定化，以“雅、叶、岳”对 ya、ye、yo。
-r-	འདྲ་ dro གྲི་ gri ཁྲི་ཕྱལ་ khri-phrag སྤྲོན་ sprin སྲུབ་ srab	暖 刀 万 云 薄	浊 革梨 克立朴刺 思卜吝 思刺	卓 知 迟 察克 毕哩安 斯喇补	乙种本下加字-r-多数还发音，仅在 d-后使字基辅音卷舌化。新出本中卷舌化的情况扩展至 k 组，及 p 组的一部分。p 组多数和擦音 s-后边的-r-成为音节的主要辅音。
-l-	ལྷག་པོ་ blon-po སྤྲེག་ལྷག་ slar-yang གྲོག་ glog ལྷག་ zla-ba	肺 再 电 月	卜乱播 思刺儿羊 洛 刺瓦	罗安播 拉呀 雅昂 罗克 达斡	乙种本的下加字-l-使字基辅音失声的现象仅发生在部分词项上，而新出本中这一音变已经普遍化，仅有的例外是 zl-塞化：zl- > t。

新出本藏文后加字-s 的发音非常特殊，一律译成小字“爱”。而乙种本中后加字-s 都译为“思”，如ལུང་དབུས་ yul-dbus（中国）一词，乙种本译音“欲耳物思”，新出本译音“俞勒倭爱”；དུས་ dus（时），乙种本译音“菊思”，新出本译音“都爱”，等等。一个辅音字符为什么读“爱”？“爱”到底代表了什么音？我们看到，新出本亦将 འི་ 译作“爱” རི་ 译作“傲”，如 yi-gevi-dpon（文官）译作“伊格爱播安”，kivu（韭）译作“基傲”，等等。显然，འི་ 是 ai>e，རི་ 是 au>ɔ。因此，后加字译作“爱”，应该读作 e，是一个接近 i 的次前高元音。后加字-s 从明代如字读“斯”到清代读“爱”，显示了其音变的轨迹。这和 bdus-gtsaŋ 一词明代译作“乌斯藏”、清代译作“卫藏”的变化完全一致。

新出本译音用字反映出藏语中全浊声母的清化。从下节的列表可以看出，k 与 g、c 与 j、t 与 d、p 与 b、ts 与 dz、s 与 z、sh 与 zh 的对音字大体上是相同的。不过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非词首音节中的 b-在 a/o 元音前会通音化，例如 zla-ba（月）读“达斡”、zla-bo（伴当）读“达倭”，-ba/-bo 不读为“巴/播”而读为“斡/倭”，显然是 -b > w。这表明韵律

① 只有加在 ལྷ་ h-上的 l-不失声。lh-译音同 l-，如 lha（神）译音“拉”。现代卫藏方言 lh-念 l。

因素（词缀音节轻读）对音变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二，藏文ལzh的译音分为两组：zha 沙/髻<sup>①</sup> zhi 施/日 zhu 舒/儒 zhe 余/热 zho 硕/若，前一组表明浊辅音清化：zh > sh，后一组用的都是日母字，很明显仍然是读浊音。这两组的分布规则大体上是，在字基ལ之前有前加字ལ、ལ的情况下用日母字，没有前加字时则清化（但是存在一些例外）。这种情况表明，清代初年藏语前加字虽然已经不发音，但是它对字基辅音的发音仍然残留着一定的影响。

### 3. 对音表

下面是我们根据新出本译音用字整理出的对音表，可据以总结出音系的概貌，以窥探当时参与对比的汉藏方言的情况。

表 5

	a	i	u	e	o
k	嘎 噶	基	沽	格	國 郭
ky	基雅 濟雅	基	久愛 湫愛 濟俞	基葉 濟葉	基岳
kr	扎	知	诸	遮	
kl			魯		羅
kh	喀 卡		枯 庫	克	柯 科
khy	齊雅 期雅	齊 期	求	齊葉 期葉	期岳
khr	察	遲	儲	車	綽
g	噶	基	顧 沽	格	國 郭
gy	濟雅 基雅	基	濟俞 基俞 久愛	基葉	基岳
gr	扎	知	諸		卓
grw	扎				
gl	拉	禮	魯	勒	羅
ng	阿		烏	額	鄂
c	濟雅	濟	诸 湫愛 濟俞	濟葉	濟岳 卓
ch	齊雅 察	齊	儲 秋愛	齊葉	綽 齊岳
j	基雅 濟雅	濟	湫愛	濟葉	卓
ny	尼雅	尼	尼俞 女	尼葉	尼岳
t	達	氏	都	德	多
th	塔	梯	圖	特	托
d	達	氏	都	德	多
dw	達				
dr	扎	知	諸	哲	卓
n	納	尼	努	訥	諾
p	巴	畢	補	伯	播
py	濟雅	濟			濟岳
pr	補喇	畢哩	布嚕	伯呼	
ph	琶	丕	普	珀	頗
phy	齊雅	齊	儲 齊俞 秋愛	齊葉	齊岳
phr	琶喇 察	琶哩	普嚕	呼呼	頗囉
b	巴 -斡; 斡 dba	畢	補  烏 dbu 倭 dbus	伯  倭 dbe	播 -倭-鄂
by	濟雅 雅 dbya	濟 伊 dbyi	久 濟俞 湫愛	基葉 濟葉 葉 dbye	濟岳
br	扎 補喇 巴喇	畢哩	諸 補嚕 布嚕	補呼	播囉 補囉
bl-	拉		魯		羅
m	馬	密	穆	墨	莫
my	尼雅		密俞 密俞傲		
mr	穆喇 馬喇			墨呼	
ts	匝	咨	組	澤	佐
tsw	匝				

<sup>①</sup> 髻，《广韵》而轄切。

tsh	擦	慈	簇	策	磋
tshw	擦				
dz	匝	咨	组	澤	佐
w	幹				
zh	沙 髻	施 日	舒 儒	余 热	碩 若
zhw	沙				
z	薩	斯	蘇	塞	莎
zw	薩				莎
zl	達		都		
v		伊 -爱	烏 -傲	額	鄂
y	雅	伊 倚	俞	葉	岳
r	喇	哩	嚕	呼	囉
rl	拉		魯		羅
rw	喇				
l	拉	禮	魯	勒	羅
sh	沙	施 余	舒	余	碩
s	薩	西 四 斯	蘇	塞	莎 蘓
sr	斯喇	斯哩	蘇嚕	斯呼	莎囉 斯囉
sl	拉			勒	羅
h			胡		
lh	拉		魯		羅
ʔ	阿		烏		鄂

### 三、校勘

新出本《西番译语》显然是经过校勘整理的本子，誊写极精。但是一方面由于年代已久，许多地方墨迹脱落，需要校补；另一方面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藏文原文和译音有失误之处，需要勘正。我们对此作了一些初步的校勘工作。校勘的方法，一是总结全书的通例，以规则来校正不合规则者；二是利用本书内部的信息，以汉校汉，以藏校藏，以汉校藏，以藏校汉；三是利用外部的其它资料（如别本《西番译语》、《川番译语》，藏语词典等）来校勘此本中可能存在的错讹。以下是校勘工作的一些例子：

如全书第一词条“天”，藏文磨灭不可见，而译音“客納穆”。乙种本《西番译语》和丁种本诸本《川番译语》“天”字藏文均作ཀླམ་gnam。若此本藏文亦为ཀླམ་，则“客”字无着落，若视作前加字 g-的译音，则既违反全书译音字自右向左的通例，也违反此本前加字不发音的通例。今按，《格西藏文辞典》有ཀླམ་མཁའ་“虚空，天空”，按照全书译音通例可译为“纳穆喀”。此处“客”或为“喀”字之泐余。故全书第一词条藏文为ཀླམ་མཁའ་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事实究竟如何，亟待于更多本子的发现。又如，天文门“天黑”，藏文作སྤྲོད་srod，译音为莎羅特“莎罗特”，今按，据全书通例，藏语一个音节，汉字译音不得分两列（译音每一列为一音节，每一音节只有一个大字），且 ro 当译音“囉”，此处泐口旁，当校正为“莎囉特”才对。时令门སྤྲོད་srod（晚暮），实与此条同，译音正作“莎囉特”，恰可与此互校。又如，地理门ལམ་lam（路）译音泣穆，似是“泣穆”，但全书 lam 都译音“拉穆”，如 lam-phran（径）译音“拉穆 琶喇安”、lam-srang（道路）译音“拉穆 斯喇昂”等等，所以这里“泣”一定是“拉”字的泐余。再如身体门ལག་ཁྲུང་（肘），译音“拉克达呼”，则藏文可转写为 lag-dar，但是 lag-dar 义为“礼帛、哈达”，与“肘”义毫不相干。细看藏文第二音节字基似是 nga，不是 da，如此，则此条应是 lag-ngar，据《格西藏文辞典》，义为“前臂，肘以下的部分”，与本条义近。这是编写者错认藏文字母造成的讹误。还有一个例子，人物门 yig-tshang-pa（士）译音“昂克擦昂巴”，yig 译作“昂克”明显错误，此本译音用字，凡大字都是开音节字，不用鼻音节字。全书 yig 例作“倚克”，如 dpon-yig（秀才）译音“播安倚克”、zhu-yig（表文）译音“舒倚克”等等。此例之误，当是抄胥涉下而误也。

#### 四、新出故宫本《西番译语》性质的推断。

1. 新出本《西番译语》是在明代《西番译语》的基础上修订扩编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出本《西番译语》是在明代《西番译语》的基础上修订扩编的。《清高宗实录》卷324载乾隆十三年上谕曰：“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音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輶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sup>①</sup>此书20门类继承明代《西番译语》而已有改动，收词数量则大大扩充，几近乙种本的三倍，对乙种本的讹误也订正不少。如天文门“金星”乙种本作  $\text{འཇུ་ལ}$  bwa-sang，是非常不规范的写法， $\text{ཇ}$ wa 不能作后加字， $\text{འ}$ 后面没有音节符，只能理解为前加字 b-，而藏文字基  $\text{ཇ}$ wa 照例是不能有前加字的。新出本“金星”  $\text{བཀ་མེ་ལ}$  ba-wa-sang，与“川一”《松潘译语》同，是规范的写法。又如“心性”乙种本作  $\text{ཡམ་ཡིད}$  sams-nyid，漏写元音 e 符号，新出本作  $\text{སེམས་ཡིད}$  sems-nyid，规范正确，纠正了乙种本的讹误。再如，人事门“走”，乙种本作  $\text{རྩུ་ལ}$  rgyug，此词义为“跑”，是古汉语“走”的含义，近现代以来“走”的古义用“跑”来取代，“走”表示“行走”义。新出本“走”作  $\text{བཞག་ལ}$  vchag，正是“行走、散步”义，这种译文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可以说新出本达到了乾隆帝“广为搜辑，加之核正……分门别类，汇为全书”的要求。

2. 新出本《西番译语》不是清代九种《川番译语》的范本，而是清代西洋馆五种译语（弗喇安西雅语、伊达礼雅语、额噶马尼雅语、播都噶礼雅语、拉氏诺语，按即法兰西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的范本。

有些学者认为，乾隆帝下令修订校勘的《西番译语》，是清代重新编纂各民族语言和藩属国语言《译语》的蓝本。实际上，之后编成的九种《川番译语》（其卷首亦标题为《西番译语》）是以新出本之前的《西番译语》，比如乙种本为范本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九种《川番译语》分为20门，其名称、顺序都与乙种本《西番译语》相同；收词都是740词；每个词条的归属、顺序都一模一样；书写格式也完全相同：汉字词条双音节多音节也只占一行、自左往右书写，译音字没有大小字之分、一律自左往右书写。仅从这些版式特征上看，就可以断言，新出本《西番译语》与九种《川番译语》是没有关系的，绝不可能是后者的范本。

而西洋馆的五种译语，其分类都是20门，与新出本《西番译语》名称全同，顺序只有小异（经部门与珍宝门互易）；收词数量在2046-2077之间，与新出本《西番译语》的2103词基本相埒；就是所收词语，也是大同小异，以额噶马尼雅语为例，“采色门”收“红、青、黄、黑、白、绿、紫、蓝、赤、皂、色、浓、淡、花、素、染、綵、绣、五綵、鹅黄、柳黄、老黄、大红、桃红、粉红、花红、土红、天青、石青、大青、柳青、大绿、明绿、黑绿、油绿、柳绿、鸭绿、娇绿、葱白、翠蓝、颜色、闪色、艳色、紫梗、颜料”45词，与新出本《西番译语》全同，顺序也完全一样；“香药门”收“檀香、沉香、降香、速香、沉檀、木香、丁香、片脑、樟脑、人参、官桂、甘草、藤黄、蓓砂、阿魏、豆蔻、鸦片、杏仁、菖蒲、当归、草蓂、槟榔、陈皮、川芎、巴豆、姜黄、白檀、桂皮、黄丹、甘松、牛黄、药材”32词，比新出本《西番译语》仅少“白芨”一词，词条顺序，除“陈皮、川芎”互易外，其余完全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洋馆的这五种译语，书写格式亦与新出本《西番译语》一样，汉字词条非单音节者从上而下书写，译音汉字从右向左书写，遇到复辅音也在大字上下加小字来表示。下面的书影，左边是额噶马尼雅语之一页，右边是伊达礼雅语之一页：

<sup>①</sup>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24，25页，中华书局，1986年。



对比第一节中新出本《西番译语》的书影，其作为西洋馆的五种译语范本的事实，不就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吗？

3. 新出本《西番译语》不是某个藏语方言的记录，它反映的是藏区共同交际语的藏语书面语（文读音）。

各种《西番译语》中，丁种本九种《川番译语》有前言明确指出该种语言的通行地点，而乙种本《西番译语》没有前言，研究者无法像依据《川番译语》的来源地那样确定它相当于今天哪一个地方的语言或方言。有些学者根据乙种本《西番译语》中藏文的音译汉字保留了较多复辅音的特点，推测其为安多方言牧区话。我们对此观点存有疑问。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の研究》详细考察过西番馆来文用词与乙种本《西番译语》的对应关系，指出来文的藏文文本“大部分是汉语的直译性置换”。<sup>①</sup> 以来文一为例，这是西番大国师扎失坚参的一篇参朝贡奏文，汉文本共100字，藏文61词，其中未出现在乙种本《西番译语》中的仅有两个人名及bya-ba（事）、bde-bskyid（安乐）、kha-tas（管束）、rabs-rabs（世世）、lan-lon（感戴）等寥寥几个词。试想西番国师的朝贡奏文怎么会用安多方言去写。上文我们所引乾隆十三年上谕说：“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云云，试想乾隆帝不去学藏语的通用语而会去学一种藏语方言吗？因此乙种本《西番译语》应是通用的藏语书面语，至于带有像今天安多方言那样的保留较多复辅音的特点，那是因为安多藏语保留着较多古代藏语的面貌，比较像明初的藏语通用语而已。我们不能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乾隆上谕修订《西番译语》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新出故宫本《西番译语》，其语音特点与明代《西番译语》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这应该是历时音变的结果，而不是不同藏语方言的反映。朗杰扎西在《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中说：“我们推测乙种本所记录的语言并非纯粹的口语音（即并非某时某地的方音），而可能是明代安多或嘉绒等地具有藏文传统拼读法特色的书面语读音。这不同于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乙种本所记录的语音为安多方言牧区话（也称草地话）’的观点。”<sup>②</sup> 这个看法与我们的见解是很相近的。

有的学者认为，新出故宫本《西番译语》收录的是卫藏方言词语，按此说缺乏根据。假如按照以前的说法，乙种本《西番译语》是安多方言，而新出本又是卫藏方言的话，那岂不是另编一本双语辞书，而不是“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的修订版吗？新出本所反映的藏语语音，复辅音固然大大减少，与安多方言的距离拉大了，但是很难说它就是卫藏方言。15世纪的卫藏方言口语语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按今天的卫藏方言特点看，新出本有许多地方是不符合的。首先，在p组字基声母带下加字-r-的情况下，复辅

① 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の研究》，142页，日本松香堂，1970年。

② 朗杰扎西《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西藏研究》2016年第二期。



音声母仍然存在（见表 5）；第二，韵尾辅音完整保存且互相区别，并且对音节元音没有影响，这与今天的卫藏方言差别巨大。第三，今天的卫藏方言有声调，声调类别与古藏文清浊声母的不同有关。但是新出本《西番译语》的对音用字，在清浊声母上基本没有差别（zh 除外，详见上文），看不出声调的痕迹。这几个大的方面的不同，使我们更倾向于将新出本《西番译语》的性质看成是藏语书面语读音，而不是某个方言的口语音。

#### 参考文献：

1.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24，中华书局，1986 年。
2. 《<sup>格</sup>西<sub>曲</sub>藏文辞典》，民族出版社，1981 年。
3.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 年 2 期。
4. 朗杰扎西《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西藏研究》2016 年第二期。
5. 聂鸿音、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6.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载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国民族史研究》，1987 年。
7. 西田龙雄、孙宏开《白马语研究》，日本松香堂，1970 年。
8. 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研究》，日本松香堂，1970 年。